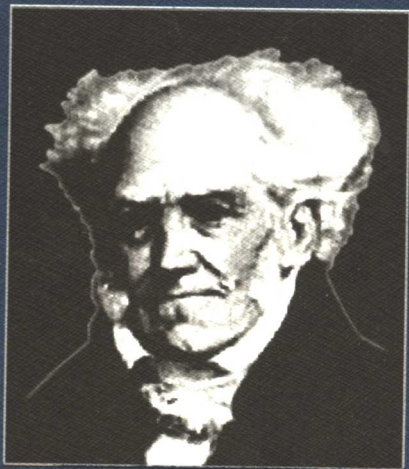


叔本华

经典文存

SHOBENHUA JINGDIAN WENCUN

● 李瑜青 主编



经典启蒙文库
Jingdian Dimengmen Wenku

上海大学出版社

叔本华

经典文存

SHUBENHUA JINGDIAN WENCUN

● 李瑜青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叔本华经典文存 / 李瑜青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0

(经典启蒙文库)

ISBN 7-81058-910-5

I. 叔... II. 李... III. 叔本华, A. (1788~1860)—文集 IV. B516.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964 号

经典启蒙文库

叔本华经典文存

李瑜青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81058-910-5/I·040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叔本华无疑是现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大家之一。他的学说不仅为唯意志论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说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贯以狂傲不羁著称的唯意志论另一代表尼采就曾回忆他当时购买和阅读叔本华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情形:“一个不知名的幽灵,悄然地对我说:赶快把这本书带回去!我一回到家,随即把它翻开。他那强力、崇高的天才魔力一下子使我折服了。”尼采花费了十四天工夫,几乎是废寝忘食地沉浸在那本书的阅读中,“像每位热爱叔本华的读者一样,刚读最初一页,便恨不得一口气把全书读完,并一直觉得,我是那样地热心于倾听他倾吐出来的每一个词句”。为此,尼采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教育家叔本华》的论文,认为叔本华使一切现代人得以发现“真正的自我”。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出生于德国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母亲是一位通俗小说家。他从小就厌恶商业生涯,憧憬文人学者平静高雅的学术生活。叔本华最初在格廷根大学学医,后来改学哲学。1813年他向耶拿大学提交了《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的论文,1814年取得博士学位。他的主要著作有《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1813)、《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论自然中的意志》(1836)、《伦理学中的两个根本问题》(1841)、《附录与补遗》(1851)等。几乎可以确

定,当叔本华决定以哲学为终生职业之日起,他就认为自己是天才,是杰出的哲学家。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性,造成他高傲孤僻的个性。当他还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曾听过著名哲学家费希特讲课,但他十分瞧不起费希特,就连谢林和黑格尔他也全没有放在眼里。当他有了一些学术成就后,就主动要求到柏林大学任无俸讲师,并提出苛刻的条件,把自己的课同黑格尔的课放在同一时间里,欲与黑格尔争个高低,结果惨遭失败,便愤而辞职,以后就闭门从事著述。他的著作刚出版时也不被世人赏识。面对这一切,他的回答却十分坦然:“这种遗忘,证明我不配我的时代,或者我的时代不配我。”叔本华内心不免也经常感到寂寞和痛苦,但他自我鼓励:“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哲学家,上苍叫你从事这种工作,切不可分心旁骛,也不要走别人的路子。要保持高尚的心志,以及培养超俗的见地,痛苦和失败是很需要的,这正像一艘船,必要压舱的重量一般,没有它,船就成了风的玩具,很容易颠覆。痛苦是天才灵感的源泉。假如在生活中都能遂心之所欲,过得舒舒坦坦的,莎士比亚、歌德的诗剧何由产生?柏拉图还会有哲学思想,康德还会有纯粹理性批判吗?”叔本华的学说是唯意志论,这种学说的根本特征是把意志说成是世界的本质,说成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叔本华从根本上说是人生哲学家,他从其唯意志论、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出发,以哲人特有的敏锐和无畏道出了人生特有的悲剧性、荒诞、虚伪与不幸,对诸如世界、人与人格、生命、名位、荣誉、财富以及审美、伦理、政治、智慧等一系列困扰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有不少深刻的、令人深思的内容。叔本华的文章、著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以美文的方式写作的,语言优美、流畅,思路清晰,观点鲜明,为此在当时就受到歌德的高度评价。我们选编的这本叔本华哲理美文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既是一种艺术品,也为我们在怎样对待生活上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目 录

前言 / 1

世界是我的表象 / 1

世界是我的意志 / 12

意志与痛苦 / 19

论人格 / 29

论女性 / 48

性爱的形而上 / 58

论人生的不同阶段 / 88

禁欲 / 96

死亡 / 107

论思考 / 137

读书与书籍 / 147

论天才 / 154

论财产 / 175

名誉 / 181

目

录

骄傲 / 187

荣誉 / 189

名声 / 205

论生存的空虚 / 216

论哲学与智慧 / 223

论美 / 238

论伦理 / 251

论法律与政治 / 264

论心理 / 272

论宗教 / 285

文学的美学 / 290

叔本华生平及著作年表 / 305

世界是我的表象

一

“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过只有人能够将它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并且，要是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在他那儿就出现了哲学的思考。于是，他就会清楚而确切地明白，他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见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感触着地球；就会明白围绕着他的这世界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着的；也就是说这世界的存在完全只是就它对一个其他事物的、一个进行“表象者”的关系来说的。这个进行“表象者”就是人自己。

二

这个真理决不新颖，它已包含在笛卡儿所从出发的怀疑论观点中，不过贝克莱是断然把它说出来的第一人。尽管他那哲学的其余部分站不住脚，在这一点上，他却为哲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三

在这第一篇里，我们只从上述的这一方面，即仅仅是作为表象

的一面来考察这世界。至于这一考察,虽无损于其为真理,究竟是片面的,从而也是由于某种任意的抽象作用引出来的,它宣告了每一个人内心的矛盾,他带着这一矛盾去假定这世界只是他的表象,另一方面他又再也不能摆脱这一假定。不过这一考察的片面性就会从下一篇得到补充,由另一真理得到补充。这一真理,可不如我们这里所从出发的那一个,是那么直接明确的,而是只有通过更深入的探讨、更艰难的抽象和“别异综同”的功夫才能达到的。它必然是很严肃的,对于每一个人纵不是可怕的,也必然是要加以郑重考虑的。这另一真理就是每个人,他自己也能说并且必须说的:“世界是我的意志。”

四

那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因此,主体就是这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一切客体一贯的、经常作为前提的条件;原来凡是存在着的,就只是对于主体的存在。每个人都可发现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主体,不过只限于它在认识着的时候,而不在它是被认识的客体时。而且人的身体既已是客体,从这观点出发,我们也得称之为表象。身体虽是直接客体,它总是诸多客体中的一客体,并且服从客体的那些规律。同所有直观的客体一样,身体也在一切认识所共有的那些形式中,在时间和空间中;而杂多性就是通过这些形式而来的。

所以,作为表象的世界,也就是这儿我们仅在这一方面考察的世界,它有着本质的、必然的、不可分的两个半面。一个半面是客体,它的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杂多性就是通过这些而来的。另一个半面是主体,这却不在空间和时间中,因为主体在任何一个进行表象的生物中都是完整的、未分裂的。所以这些生物中每一单另的一个和客体一道,正和现有的亿万个生物和客体一道一样,都同样

完备地构成这作为表象的世界；消失了这单另的一个生物，作为表象的世界也就没有了。因此，这两个半面是不可分的；甚至对于思想，也是如此，因为任何一个半面都只能是由于另一个半面和对于另一个半面而有意义和存在：存则共存，亡则俱亡。双方又互为界限，客体的起处便是主体的止处。这界限是双方共同的，还在下列事实中表示出来，那就是一切客体所具有本质的，从而也是普遍的那些形式，亦即时间、空间和因果性，勿用认识客体本身，单从主体出发也是可以发现的，可以完全认识的；用康德的话说，便是这些形式是先验地在我们意识之中的。康德发现了这一点，是他主要的，也是很大的功绩。我现在进一步主张，根据律就是我们先天意识着的，客体所具一切形式的共同表述；因此，我们纯粹先天知道的一切并不是别的，而正是这一定律的内容。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们所有一切先天明确的“认识”实际上都已在这一定律中说尽了。

世界是我的表象

五

在我们所有一切表象中的主要区别即直观表象和抽象表象的区别。后者只构成表象的一个类，即概念。而概念在地球上只为人类所专有。这使人异于动物的能力，达到概念的能力，自来就被称为理性。我们以后再单另考察这种抽象的表象，暂时我们专谈直观的表象。直观表象包括整个可见的世界或全部经验，及经验所以可能的诸条件。前已说过，这是康德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正是说经验的这些条件、这些形式，也就是在世界的知觉中最普遍的东西，世间一切现象在同一方式上共有着的东西，时间和空间，在单独而离开它们的内容时，不仅可以抽象地被思维而且也可直接加以直观。并且这种直观不是从什么经验的重复假借来的幻象，而是如此地无须依傍经验，以至应该反过来设想经验倒是依傍这直观的；因为空间和时间的属性，如直观先验地所认识的，作

为一切可能的经验的规律都是有效的；无论在哪儿，经验都必须按照这些规律而收效。为此，我在讨论根据律的那篇论文中曾将时间和空间，只要它们是纯粹而无内容地被直观的，便把它们看作是表象的一个特殊的、独自存在的类。

六

但是，时间和空间假若各自独立来看，即令没有物质，也还可直观地加以表象；物质则不能没有时间和空间。物质是和其形状不可分的，凡形状就得以空间为前提。物质的全部存在又在其作用中，而作用又总是指一个变化，即是一个时间的规定。不过，时间和空间不仅是分别地各为物质的前提，而是两者的统一才构成它的本质；正因为这本质，已如上述，乃存于作用中、因果性中。如果一切可想到的、无数的现象和情况，果真能够在无限的空间中毋庸互相拥挤而并列，或是在无尽的时间中不至紊乱而先后继起；那么，在这些现象和情况的相互之间就无需乎一种必然关系了；按这关系而规定这些现象和情况的规则更不必要了，甚至无法应用了。结果是尽管有空间中一切的并列，时间中一切的变更，只要是这两个形式各自独立，而不在相互关联中有其实质和过程，那就仍然没有什么因果性；而因果性又是构成物质真正本质的东西；所以，没有因果性也就没有物质了。——可是因果律所以获得其意义和必然性，仅仅是由于变化的本质不只是在于情况的变更本身，而更是在于空间中同一地点上，现在是一情况而随后又是一情况；在于同一个特定的时间上，这儿是一情况而那儿又是一情况；只有时间和空间这样的相互制约，才使一个规则、变化依之而进行的这规则有意义，同时也有必然性。从而，因果律所规定的不是仅在时间中的情况相继起，而是这继起是就一特定的空间说的；不是情况的存在单在一特定的地点，而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在这个地点。变化也

即是按因果律而发生的变更,每次总是同时而又统一地关涉到空间的一定部位和时间的一定部分。于是,因果性将空间和时间统一起来了。

七

人们还得防止一个重大的误会,不要因为直观是经由因果性的认识而成立的,就以为客体和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原因和效果的关系。其实,更正确的是:这一关系总是只存在于直接的和间接的客体之间,即总是只存在于客体相互之间。正是由于上述那错误的前提,才有关于外在世界的实在性的愚蠢争论,在争论中,独断论和怀疑论相互对峙;前者一会儿以实在论,一会儿又以唯心论出现。在这儿就应教导争论的双方,第一,客体和表象是一个东西;其次,是可以直观的客体的存在就是它的作用,事物的现实性就正在其作用中;而在主体的表象之外要求客体的实际存在,要求真实事物有一个存在,不同于其作用,那是全无意义的,并且也是矛盾的。因此,只要直观的客体是客体,也即是表象,那么,认识了一直观客体的作用方式也就是毫无余蕴地认识了这客体;因为除此而外,在客体上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为这认识而留存着的东西了。就这一点说,这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直观世界,既纯以因果性表出它自己,也就完全是实在的,它也就是它显现为什么的东西,并且它也是整个儿地、无保留地作为表象,按因果律而联系着,而显现它自己的。这就是它的经验的实在性。可是另一方面,一切因果性又只在悟性中,只对悟性而存在;所以那整个现实的世界,亦即发生作用的世界,总是以悟性为条件的;如果没有悟性,这样的世界也就什么也不是了。但还不仅是为了这一缘故,而是因为想象一个没有主体的客体根本就不能不是矛盾,我们才不能不干脆否认独断论所宣称的那种实在性、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实在性。整个客

体的世界是表象,无可移易的是表象,所以它自始至终永远以主体为条件;这就是说它有先验的观念性。但是它并不因此就是对我们说谎,也不是假象。它是什么,就呈现为什么,亦即呈现为表象;并且是一系列的表象,根据律就是其间一条共同的韧带。这样的世界对于一个健全的悟性,即令是在这世界最内在的意义上说,也是可理解的,它对悟性说着一种完全清晰的语言。

八

好比从太阳直接的阳光之下走到月亮间接的反光之下一样,我们现在就从直观的、当下即是的、自为代表的、自为保证的表象转向反省思维,转向理性的抽象的、推理的概念。概念只从直观认识,只在同直观认识的关系中有其全部内容。只要我们一直是纯直观地行事,那么,一切都是清晰的、固定的和明确的。这时既无问题,也无怀疑,也无谬误;人们不会再有所求,也不能再有所求;人们在直观中已心安理得,在当下已经有了满足。直观是自身具有的,所以凡纯粹由直观产生的、忠于直观的事物,如真正的艺术品,就决不能错,也不能为任何时代所推翻,因为它并不发表一种意见,而只提供事情本身。可是随同抽象的认识,随同理性,在理论上就出现了怀疑和谬误,在实践上就出现了顾虑和懊悔。在直观表象中,假象可以在当下的瞬间歪曲事实;在抽象的表象中,谬误可以支配几十个世纪,可以把它坚实如铁的枷锁套上整个整个的民族,可以窒息人类最高贵的冲动;而由于它的奴隶们,被它蒙蔽的人们,甚至还可给那些蒙蔽不了的人们带上镣铐。对于这个敌人,历代大哲们和它进行过实力悬殊的斗争;只有大哲们从它那缴获的一点东西才成为了人类的财富。因此,在我们初踏上这敌人所属的领土时,立刻就唤起我们对它的警惕,是有好处的。虽然已有人这样说过,即令看不到任何好处,我们仍应追求真理,因

为真理的好处是间接的,并且能够隔一个时期意外地又重现出来;可是我在这儿还要加上一句,说:即令看不到任何害处,人们也得同样作出努力来揭露并铲除每一谬误,因为它的害处也是间接的,也在人们不提防的时候又能出现;而每一谬误里面都是藏着毒素的。如果是人的智力、人的知识使人类成为地球上的主宰,那么,就没有什么无害的谬误;如果是那些尊严的、神圣的谬误就更不是无害的了。为了安慰那些用任何一方式,在任何一场合,由于对谬误进行过崇高艰巨的斗争而献出力量和生命的人们,我不禁要在这儿插一句:在真理尚未出现以前,谬误固然还能猖獗一时,正如猫头鹰和蝙蝠能在夜间活动一样;但是如果说真理既已被认识,既已明晰而完整地表达出来了之后还能再被逐退,而旧的谬误又得安逸地重占它那广阔的阵地,那么,猫头鹰和蝙蝠把东边升起的太阳吓回去,就更有可能了。这就是真理的力量,它的胜利虽然是在艰苦困难中赢得的,但足以弥补这个遗憾的是,若是真理一旦赢得了这胜利,那也就永远夺它不走了。

世界是我的表象

九

到这里为止,我们所考察过的表象,按其构成来看,如从客体方面着眼,就可还原为时间、空间和物质;如从主体方面着眼,就可还原为纯粹感性和悟性(即因果性的认识)。除了这些表象之外,在生活于地球的一切生物之中,独有人类还出现了一种认识能力,发起了一种完全新的意识。人们以一种冥悟的准确性而很恰当地把这种意识叫做反省思维。诚然,这种意识在事实上是一种反照,是从直观认识引申而来的;然而它有着完全不同于直观认识所有的性质和构成,它不知道有属于直观认识的那些形式;即令是支配着一切客体的根据律,在这儿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形态。这新的、本领更高强的意识,一切直观事物的这一抽象的反照,在理性

的非直观的概念中的反照，——惟有它赋予人类以思考力。这就是人的意识不同于动物意识的区别。由于这一区别，人在地球上所作所为才如此的不同于那些无理性的兄弟种属，人在势力上超过它们，在痛苦上人也以同样的程度超过它们。它们只生活于现在，人则同时还生活于未来和过去。它们只满足当前的需要，人却以他机巧的措施为将来作准备，甚至为他自己看不到的后代作准备。它们完全听凭眼前印象摆布，听凭直观的动机的作用摆布；而规定人的却是不拘于现前的抽象概念。所以人能执行预定计划，能按规章条款办事；可以不顾〔一时的〕环境，不顾当前偶然的印象。譬如说，人能够无动于衷为自己身后作出安排，能够伪装得使人无法看出破绽，而把自己的秘密带进坟墓去。最后，在为数较多的动机中他还有真正的选择权。因为只有在抽象中，这些动机同时并列于意识中，才能带来这样一个认识：就是动机既互相排斥，就得在实力上较量一下，看谁能支配意志。在较量中占优势的动机，也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动机；这就是经过考虑后的意志的抉择，这一动机便是透露意志的本性一个可靠的标志。动物与此相反，是由眼前印象决定的；只有对当前强制力的畏惧才能控制它的欲求，到这种畏惧成为习惯时，以后便受习惯的约束，这就是施于动物的训练。动物有感觉，有直观；人则还要思维，还要知道。欲求则为人与动物所同有。动物用姿态和声音传达自己的感觉和情绪，人则是用语言对别人传达思想或隐瞒思想。语言是他理性的第一产物，是理性的必需工具。所以，在希腊文和意大利文中，语言和理性是用同一个词来表示的：在希腊文是“逻戈斯”*λογος*，在意大利文是“迪斯戈尔索”*ildiscorso*。在德语，理性〔“费尔隆夫特”〕*Vernunft* 是从“理会”〔“费尔涅门”〕*Vernehmen* 来的，而这又和“听到”*Horen* 并非同义词，而有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意味。惟有借助于语言，理性才能完成它那些最重要的任务，例如许多个别人协同一致的行动，几千人有计划的合作；例如文明、国家；再还

有科学、过去经验的保存、概括共同事物于一概念中真理的传达、谬误的散布、思想和赋诗、信条和迷信等等，等等。动物只在死亡中才认识死亡，人是意识地一小时一小时走向自己的死亡。即令一个人还没认识到整个生命不断在毁灭中这一特性，逐步走向死亡，有时也会使他感到生命的可虑。人有各种哲学和宗教，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

十

概念构成一个特殊类别的表象，和我们前此所考察过的直观表象是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一个类别，是只在人的心智中才有的。因此，关于概念的本质，我们就永不能获得直观的、真正自明的认识，而只能有一种抽象的、推理的认识。

概念和直观表象虽有根本的区别，但前者对后者又有一种必然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概念就什么也不是了。从而这种关系就构成概念的全部本质和实际存在。〔这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原来〕反省思维必然的是原本直观世界的摹写、复制；虽然是一种十分别致的，所用材料也完全不同的摹写。因此，把概念叫做“表象之表象”，那倒是很恰当的。

由上所说，又发生这样一个情况：由于概念是抽象表象而不是直观表象，从而也就不是十分确定的表象，于是每一概念便进而有人们叫做意义范围或含义圈的东西；并且即令是在这概念只适应于惟一的一个实在客体的场合，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发现每一概念的含义圈和其他概念的含义圈总有些共同的地方，即是说在此一概念中被思维的某部分，同时也就是在彼一概念中被思维的部分；反之亦然，在彼一概念中所思维的某部分便是此一概念中所思维的部分；虽然同时，它们又是真正不同的概念，每一概念，或至少是两者中的一个概念又含有另外那一概念所没有的东西。每

一主语和其谓语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之中的,而认识这一关系就叫做“判断”。

十一

理性的本性是女性的,它只能在有所取之后,才能有所与。仅就它自身说,除了它用以施展的空洞形式外,它是什么也没有的。

那么,整个说来,逻辑仍可算作纯粹的理性科学。在其他一切科学中,理性就接受了来自直观表象的内容:在数学中这内容来自先于经验、直观地意识着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在纯粹的自然科学中,即是在我们对于自然过程先于一切经验的知识中,科学的内容来自纯粹的悟性,即来自因果律及该律和时间、空间的纯粹直观相结合的先验认识。在此以外的一切科学中,所有不是从上述来源获得一切[内容]的科学,一概来自经验。“知”根本就是:在人的心智的权力下有着可以任意复制的某些判断,而这些判断在它们自身以外的别的事物中有其充分的认识根据;即是说这些判断是真的。所以只有抽象的认识才是“知”,它是以理性为条件的。动物虽然也有直观的认识,并且它们做梦这一事实还证明它们有对于直观认识的记忆;既有记忆,当然也有想象。但是严格点讲,我们就不能说动物也有所知。我们说动物有意识,那就是说意识作用这个概念,在语源上虽从“知”而来,却同表象作用这概念,不论是哪种表象作用,符合一致。因此,我们说植物虽有生命,却无意识。所以“知”便是抽象的意识,便是把在别的方式下认识了的一切又在理性的概念中固定起来的作用。

十二